

A HISTORY OF FUTURE CITIES

未来 城市的 历史

丹尼尔·布鲁克 - 著

钱峰 王洁鹂 - 译

Daniel Brook

新华出版社

A HISTORY OF
FUTURE CITIES

Daniel Brook

未 来
城市的
历 史

丹尼尔·布鲁克 著

钱 峰 王洁鹍 译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未来城市的历史 / (美) 丹尼尔·布鲁克著; 钱峰, 王洁鹂译.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6.6

书名原文: A History of Future Cities

ISBN 978-7-5166-2558-3

I . ①未… II . ①丹… ②钱… ③王… III . ①城市学 IV . ①C91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19837 号

Copyright © 2013 by Daniel Brook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Larry Weissman Literary, LL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属新华出版社

未来城市的历史

作 者: (美) 丹尼尔·布鲁克

译 者: 钱 峰 王洁鹂

选题策划: 江文军

责任编辑: 沈文娟 张永杰

责任印制: 廖成华

封面设计: 今亮后声 HOPESOUND pankousuyugui@163.com · 王国鹏

责任校对: 刘保利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邮 编: 100040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照 排: 今亮后声 HOPESOUND pankousuyugui@163.com · 王国鹏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 × 240mm

印 张: 21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一版

书 号: ISBN 978-7-5166-2558-3

字 数: 240 千字

彩 插: 16

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7101

本书描写的两座城市——现在的圣彼得堡和孟买——在各自不同的历史时期曾拥有不同的名字。书中在提及两座城市时将使用其当时所处的历史阶段的名字（例如：“在叶卡捷琳娜女皇统治下的圣彼得堡”或是“受纳粹侵袭的列宁格勒”）。

关于圣彼得堡、上海和孟买这三座城市，最引人入胜的当数其现存至今的历史建筑。本书将使用过去时态来描写业已损毁的建筑（如，在圣彼得堡 300 周年纪念教堂的撞钟上曾经刻着“所有皇室成员的浮雕”的字样）；同时将使用现在时态来描写现今仍保存完好的建筑（如，孟买的皇宫正面有刻画历史沉浮的浅浮雕面具）。

所有外部资料的引用均在尾注中予以注明。其他引用均出自作者的私人访谈。

VII 作者注

001 前言

二十一世纪：导向

011 第一章

新阿姆斯特丹：圣彼得堡，1703—1825

041 第二章

上海跑马总会：上海，1842—1911

069 第三章

印度第一城市：孟买，1857—1896

097 第四章

喋血之城：圣彼得堡、彼得格勒、列宁格勒，1825—1934

127 第五章

大世界游乐场：上海，1911—1937

153 第六章

在进步脚下的城市：孟买，1896—1947

175	第七章
	关上三扇窗户，打开第四扇窗户
207	第八章
	从经济改革到彼得格勒：列宁格勒，1985 年——圣彼得堡，至今
227	第九章
	龙头：上海，1979 年至今
245	第十章
	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孟买，1991 年至今
265	第十一章
	迪拜股份公司，荣耀呈现全球化城市™：迪拜，1981 年至今
289	结论
	乌托邦一瞥
295	尾声
	从西方的窗口到世界的窗口
301	致谢
304	文献与索引
325	文献目录信息



前言

二十一世纪
导 向

我们在哪里？

当我们行走在圣彼得堡、上海、孟买、迪拜的都市景观中，脑中会浮现出同样的问题。这些都市的设计初衷似乎都是为了营造出人们并非身处于此的感觉——不论是俄罗斯、中国、印度还是阿拉伯国家，情况都是如此。所有的大都市都不约而同地笼罩着一种仓皇失措的迷失感。圣彼得堡皇家宫殿中央坐落着不计其数的、仿照罗马梵蒂冈而建的拱廊和壁画；只有当窗外飘落着雪花时你才知道身处何方。在上海，20世纪20年代的装饰派艺术¹酒店像是用魔法将纽约曼哈顿的摩天大楼直接空运了过来，连手表都无须重新定时，只需将时针从上午转为下午。孟买享有350年历史的哥特式大学校园就像是种着棕榈树并带有几分神秘异域风情的牛津大学。位于迪拜的克莱斯勒双子楼让人不禁发问：谁能想到一座假克莱斯勒大楼已经不错，两座假克莱斯勒大楼会更为绝妙？

上述四座风格迥异的姐妹城市都弥漫着一种类似的迷失感。这种迷失感的产生正是因为这些城市都被有意地“去东方化”了。

¹ 装饰派艺术（Art Deco），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深受美国城市与工业发展，以及商业热潮和机械文明的影响，逐渐走向现代化道路，成为一种介于古典与现代之间的建筑折中风格。后人引用1925年巴黎艺术装饰工艺展的名称，将其命名为装饰派艺术风格。——编者注

“Orient”既可以是名词，又可以是动词——名词意为“东方”，动词意为“使适应、确定方向”——不过，这两种意思有着互相重合的部分。只要具备日出东方的基本常识，我们就能在迷失荒野的时候确定方向（动词的含义）。然而，圣彼得堡、上海、孟买和迪拜这四座城市所传达出的迷失感来源于，它们身处东方（名词的含义）却被有意建造成西方风格的事实。这种西方风格的形成完全出于偶然。

来到这些城市的西方游客会普遍地产生一种爱恨交织的情绪。来到印度的游客有时会对孟买——印度最国际化、最发达的城市——感到流连忘返，以此缓解初到印度次大陆的文化不适感。在英国殖民时期建造的市中心，嘈杂的机动三轮车被禁止行驶；而这种交通工具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都被当作出租车。游客甚至很难见到随意漫步于街边的牛；而这原本应该是印度城镇的典型特色。印度被打造成“热带伦敦”，这里的一切都遵循着伦敦的节奏：每天清晨，通勤的股票经纪人和公司文员从伦敦的圣潘克拉斯火车站出发，匆忙前往他们各自所在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哥特式办公大楼。尽管这座仿造的伦敦城同样拥有威严高耸的银行大楼和红色双层巴士，西方游客仍然会被偏僻落后的腹地吸引，他们想要领略“真正”的印度风情。

类似的情况在迪拜似乎更为明显。迪拜基本抛弃了当地的文化传统：当地通用的语言是英语而不是阿拉伯语；人们习惯于去商场购物而不是传统的露天市场；超市贩卖猪肉，酒店出售酒精。在这个城市里，阿拉伯世界原有的传统都被有意地掩埋起来，正在逐步走向一个无场所的、无味的全球化未来。如

果失去了那些使“山寨建筑”摇身变为“历史建筑”的历史魅力，这座被称为“中东的拉斯维加斯”的城市必然会沦为一个丧失了文化根基的、彻头彻尾的伪造大都市。

无论你是喜欢它们还是厌恶它们，这些去东方化的国际大都市仍然举足轻重。它们需要被认真对待，因为它们不仅是城市，也是一种理念的象征，即这些城市的建立承载了明确的西化目标。尽管 BBC 电视台可以就迪拜问题在 2009 年展开公开的电视辩论，并且得出“本台认为迪拜的设想并不成功”的结论，但他们永远也不可能就圣路易斯展开相同的辩论，因为圣路易斯不是一种理念，它只是一个地点。

尽管游客会对发展中国家的去东方化城市产生不同的理解，但当地居民如何理解自己所在的城市显得更加关键。困扰游客的问题，即“我们身在何处？”，显然不及这些城市对自己居民造成困扰的问题，即“我们是谁？”这些全球门户城市带来一个严肃的问题——如何成为现代阿拉伯人、现代俄罗斯人、现代中国人以及现代印度人。同时，另一个问题同样值得关注：现代化和全球化是不是西方化的委婉说法。在更为古老的城市里，如圣彼得堡、上海以及孟买，针对上述问题的不同答案已经由数个世纪的时光沉淀到城市的砖瓦之中了。所有的邻近国家都能提供不同历史阶段下俄罗斯、中国、印度未来的独特视角。不过，即使站在最具有历史眼光的角度来看待这些城市，最让人着迷的不是业已存在的建筑，而是未来可能建造的建筑。这些城市的重要地位在于其经久不衰的承诺：构建未来。

人们最近几年才开始认识迪拜。这座城市以数以千计杂志专题的形式呈现在西方人面前，它代表了无尽的财富、异域风情、世俗的味道和咄咄逼人的气质。不过，迪拜的最大特色在于新生。根据一种说法，这座突然兴起的全球化大都市拥有“破裂的地平线”（*skyline on crack*），它以创纪录的摩天大楼、室内滑雪场以及丰富的人口多样性而震惊全球。迪拜 96% 的人口是在国外出生的，这让拥有 37% 移民人口¹ 的纽约相形失色。按照美国观察者的说法，迪

1 数据来源于美国人口调查局网站，2012 年 4 月 20 日。

拜这座城市“各色事物和各色人群——它的奢侈品、劳工、建筑、口音甚至勃勃雄心——都是从其他的地方流入的”。不过，在迪拜前所未有的崛起背后，在无数激动人心的宣传报道背后，唯一真实的、在迪拜新出现的就是“流动性”。迪拜作为一种新现象而存在，但它其实是对久远的旧现象的全新阐述。在三百年间，发展中国家普遍仿照西方风格来建造速成城市，其目的是通过这种大胆的尝试将贫困落后的地区强制拖拽到现代世界。这些全球门户城市的崛起一度受到航海线路和铁路运输的速度限制，如今其发展得到洲际飞机的全力推动，这些飞机能在一天内将乘客从世界上的任何一处大城市运送到另一处。尽管作为城市的迪拜是新的，但是作为理念的迪拜并不是。在飞机推动的全球化背景之下，这种观念能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本书是关于迪拜的理念——与迪拜所处的热带地区不同，这种理念源于距离北极圈不远的冰封极寒地带，涅瓦河与波罗的海在此处交汇。1703年，在严寒恶臭的沼泽地带，俄国沙皇彼得大帝下令建造了一座看起来仿佛身处西欧的城市——这座现代城市建有圆形立柱和穹顶，却看不见一处葱型圆顶。由于沙皇对阿姆斯特丹的挚爱，他用了荷兰名字给自己的新都城命名——圣彼得堡（Sankt Pieter Burkh）——而不是一个俄文名字，他甚至命令农奴在城市中心开凿运河，以便使其更加像那座伟大的荷兰港口城市。他从欧洲宫廷聘请顶级的建筑大师，要求他们在这片处女地上建造最现代、最梦幻的俄国新都城。当时，圣彼得堡充斥着各国前来的专业工匠，而俄国上层人士纷纷说起了法语，正如现在迪拜的阿联酋权力掮客们主要使用英语。

在圣彼得堡的建造过程中，伦敦和巴黎的贵族们纷纷耻笑这位年仅20多岁的沙皇和他荒谬的“冰雪版威尼斯”；而且那里的运河因结冰而无法通行。不过，他们很快就笑不出来了；圣彼得堡仅用几十年的时间就一跃成为欧洲最国际化的大都市。距离俄国新都建成后不到100年，思想正统的西欧人受到叶卡捷琳娜女皇的邀请，前来观赏他们同胞制作的精湛工艺品：这些艺术品被叶卡捷琳娜女皇买下并船运到她位于圣彼得堡的奢华宫殿。不过，这位俄国专制君主很快发现，自己必须应对新城市里孕育出的现代居民。作为一个展示现代性的舞台，一个实验性质的国际化大都市，俄国新首都不受限于所谓的预算和业已存在的城市风

貌；只要建筑师能将构思付诸于图纸，就能将想象变成现实。然而，这座现代城市同样新建了大量的大学和科学博物馆——其建造者和早期工作人员均为从西方聘请的专业人士——它们彻底改变了这座城市的居民。随着这些居民的视野愈发开阔，受教育的程度愈发提升，他们愈发难以接受周遭的残酷现实：在这个充斥着未来建筑奇迹的社会，他们仍然被迫采取绝对服从的中世纪生活方式。

震惊于圣彼得堡的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压力和冲突，西方人对彼得大帝态度迅速转变，从嗤之以鼻转变为积极仿效。公元 19 世纪，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不断集结力量，继而在周边地区推广西方的建筑风格，其目的是让远在异乡的西方商人们产生重归故土的感觉，同时使得当地民众见识到科技带来的尖端文明。其中，最著名的案例当属上海和孟买，作为通往中国和印度的门户重地，这两座城市散发着浓厚的西式风格。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不断在上海开拓新领地，并用迥异的城市风格构建自己的聚居区。英国人弃用塔式寺庙的建筑风格，建起熙熙攘攘的港口城市，并将草坪用作体育场地；法国人建起绿树成荫的林荫大道，两旁矗立着高档雅致的咖啡馆；美国人的聚居地选择了大杂烩式的建筑风格，就像身处狂野的美国西部一样。在印度的门户城市孟买，英国人率先建起孟买岛，并且大胆启用垃圾填埋工程，将这座资源贫乏的半岛变成了印度次大陆沿岸的一座庞大岛屿。然后，就像在事先准备好的画布上绘图一般，他们又用石头建造起一座热带的伦敦，一座具有维多利亚时期哥特式建筑风格的国际大都市，还有装饰着怪兽状滴水嘴的火车站和大学礼堂。

作为上海和孟买城市规划的设计者，西方人旨在迎合同胞们的品位，营造出宾至如归的舒适感。然而，对于中国和印度的本土居民而言，这些稀奇古怪的新式建筑和置身其中的国际都市确实带来了启发和灵感，同时也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和威胁。孟买的印度人首次感受到铁路交通的先进技术；而在上海的中国人初尝摩天大楼的滋味。中国人和印度人被建立在自己领土上的白人社会所隔绝。很快，他们开始以自己的视角来改建那些基于西方建筑理念、随后脱离了西方人管辖的建筑。上海人建立了自己的公司，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选举产生的市政府；孟买的印度人创造了本土的电影行业和反殖民集会。这些通用英语的门户城市成为中国和印度现代化进程的熔炉，当地民众经过不断讨论，共同

决定在现代世界中作为中国人和印度人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些殖民地孕育了一批杰出代表，他们从殖民统治中汲取智慧，最终成为推翻殖民统治的领头军。

彼得大帝和后来的现代化推动者——无论他们是外国帝国主义者、旧上海里全由白人组成的市政府——总是试图挑选和借鉴西方社会的某些特定方面。结果取决于他们在推动现代化时所选取的关键要素——先进的技术？具有文化知识的大众？工业化程度？社会公平？——以及在设计图纸中引进哪些要素。当权派通常倾向于引进那些有助于维持和提升其权威性的关键要素，同时回避可能动摇其统治根基的要素。不过，自我任命的管理者按照演出说明，小心翼翼地发布指令后，人们总会产生一种强烈的不按脚本走的念头。在创造力迸发的浪潮中——不仅局限于建筑领域，还出现在圣彼得堡的文学作品、上海的时尚风潮、孟买的电影画面中，例如：上海爵士时代的摩天大楼、孟买装饰艺术的电影宫殿——这些曾经陷入盲目模仿的城市竟然孕育出惊人的原创性，即其领导者试图避开的自我决断的产物。它们原本作为西方城市的复制品而存在——比如：叶卡捷琳娜女皇下令在圣彼得堡的居所中建造梵蒂冈宫殿式的房间；一名英国建筑师将威尼斯总督府的墙壁移至孟买大学图书馆；上海仿照伦敦大本钟而建的“大清钟”——现在却变成完全意义上的新产物。尽管在建立之初蒙上了现代化的假面，这三座沉淀着历史积淀的城市最终成为真正的现代化都市，原因在于：这座城市孕育出来的具有多元思维、较高文化水准和全球视野的本土居民勇于挑战城市运作的条条框框。

然而，所有城市都曾经历过现代化进程带来的信仰缺失的阶段。一旦当地居民决定放弃全球公民间的平等交流时，这座城市就已经将自己隔绝于更加广阔的世界。圣彼得堡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诞生的摇篮地，上海则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沃土，孟买是印度国会的发源地，这一切绝非偶然，所有的力量都将祖国与外部世界间的距离愈拉愈远。如果要这些姊妹城市提供任何指引，其结论就是：迪拜的统治者在下一盘危险的棋局，可能创造出城市化背景下的“科学怪人”。

迪拜的理念——同圣彼得堡、上海以及孟买的理念一致——我们所处时代的理念：这是属于亚洲的世纪，也是城市化的世纪。从乡村到城市进程的原

型就是圣彼得堡演进 300 年、上海和孟买演进 150 年而最终迈入 21 世纪的决定性进程。在发展中国家，每个月有大约 500 万人从乡村移居到城市，他们会见到原本只出现在上海和孟买这类城市的部分西方建筑景观。比如：新泽西风格的购物中心遍布班加罗尔和金奈各处，南加州风格的住宅小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北京和成都的高速公路匝道旁。深圳这种完全由移民和新建筑组成的新兴城市纷纷拔地而起，而阿布扎比这样的历史古城则面临着被夷平重建的命运，宛如新城。一个世纪以前，西方化的城市是发展中国家趋之若鹜的选择，因为它们与发展中国家原来的城市风格迥异。现在来看，它们占据了重要地位，而背后的原因恰恰在于它们的相似性。拥有深厚历史积淀、作为东西方交汇的门户城市，它们不再是异类；相反，它们所代表的理念已如病毒般扩散。当我们谈论这些早熟的现代都市时，它们的历史进程应该被解读为 21 世纪发展进程的“带妆彩排”。

在后冷战全球化重构的初级阶段，作为现代的中国人就意味着住在北京名为“橘郡”的加州主题住宅小区，作为现代阿拉伯人就意味着住在开罗城外的“比弗利山庄”。今后必定会涌现出更加精细化的混合产物，但是这些西化的场景布置已经构成现代社会的某种缺陷。当代的历史学家经常猛烈抨击将“西方”简单等同于现代化，或将东西方两分法视为欧洲人试图利用科技领先地位实现殖民全球目标的做法，尽管我们对此表示认同，但是本书将严肃对待人们对于历史的自我感知——包括对落后现状的自我感知。假如非西方民族能将现代化与全盘西化区分开来，构建类似于爵士时代的上海和孟买的非西方化的现代性，他们的行为将被载入史册，甚至得到称颂。这也同样适用于那些完全模仿的城市类型，比如：18 世纪讲法语的圣彼得堡，或是当代中国的橘郡住宅区。

西欧发展如此迅猛，而阿拉伯世界、印度、中国在数个世纪期间的发展相对滞后，其中的原因不得而知——历史学家们一直在激烈争论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但仍未得出最终答案，这就导致了模仿行为的出现。模仿无疑是跟上时代发展潮流的绝佳办法，却并不追究落后的根本原因、方式及其程度——甚至不用确认“落后”一词的精准定义。依据人们对历史的认知，模仿显然是任何城市寻求自身发展的第一步，而不是最终目的。在重新融入世界 20 年后，并且

在英国、法国和美国等国家的陪衬之下，上海似乎更接近于 19 世纪 60 年代的模仿式的上海，而不是 20 世纪 20 年代走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前列的上海。在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和磁悬浮列车的掩映下，一个世纪以前的上海在众多方面更担得起未来城市的名号。不过，21 世纪后期的上海可能达到历史发展水准的最高峰。

对于这个世纪来说，真正新奇的一点在于：复制品比原作品更重要。威尼斯总督府也许称得上是度假休闲的好地方，但孟买大学的“总督府”复制品正在孕育上升期的印度未来的总理和首席执行官。纽约克莱斯勒大厦是由声名显赫的美国汽车制造商命名，其 90% 的股份现在都被阿联酋主权基金控制，假如将其与迪拜的“山寨版”克莱斯勒双子塔相比，后者里面进行的交易显然重要得多；而传媒公司每天都在挑战阿拉伯世界新闻自由的界线。虽然威尼斯和纽约更为宜居，财富更有保障，民主制度更成熟；然而，21 世纪的全球命运实际取决于孟买和迪拜这样的城市。

如果想要在新世纪里找准自身定位——从时间而不仅是空间的角度来回答“我们在哪里？”的问题——我们不仅要知道伦敦和纽约的历史，同时还要熟知圣彼得堡和上海的历史。每一位上海学生都知道美国曾经在此建立殖民地；但多数美国人缺乏中美关系的基本常识，而这将会阻碍美国的未来发展。假设 21 世纪的重大事件都发生在 300 年前，当尊崇阿姆斯特丹的彼得大帝决定筹建被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称为“全世界最抽象和最刻意的城市”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第一章

新阿姆斯特丹
圣彼得堡

1703—1825